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二回 爭春園英雄救人

話說那位公子，同了兩個幫閒的，正到園中之時，朝四賢亭一看，低言向二人說道：「老鮑你看亭子上面，卻是老鳳同了孫佩在此，我正要尋他，今日在此撞住，待我抓他下來，打他一頓出氣。」那矮子道：「這卻不可，我自有主意。」對公子低言道：「門下才聽得有人說，他家夫人小姐，也在園內玩耍。大爺可將打手傳來，抬一乘小轎，伺候抬鳳小姐，況且那同他的漢子，卻是精壯之人，此時動手，恐紅臉發氣，我們人少，等打手到此，人多勢眾，不怕那人。只把鳳小姐搶去與大爺完姻，就是老鳳與孫佩告狀，門下做個硬保，就是府縣不敢斷離。」

不知大爺意下何如？」公子道：「老石的計正好。提起孫佩奪我婚姻，恨不得食他之肉，方泄我恨。」那鮑說：「大爺不必性急，少不得處治他。」公子點頭，叫家人回府，叫齊打手。公子同鮑石二人，往雪浮亭等去了。

且說鳳公孫佩見三人去了，鳳公對孫佩說：「早知遇此賊，不來到也罷。」郝鸞看見他郎丈二人低言細語，面上失色，便問道：「方才面麻之人是誰？」鳳公道：「不瞞賢姪說，老夫與他，不知那世的冤仇。此人姓米名玉字斌儀，他父乃當朝宰相，名叫米中立。那長漢姓鮑名成仁，那個矮子姓石名談，因他生得矮小，人已叫他石敢當。我無子姪，只生一女，名棲霞。今年□六歲，雖沒天姿，卻也端正。米斌儀訪知小女才貌，叫鮑石二人前來做媒。我想米中立是個奸臣，日後有禍。況他兒子米斌儀又無才貌，倚他父親之勢，任鮑石二人引誘，所為皆不公不法之事，又強佔民間婦女，奪人田地，無所不為。雖有地方官，不敢拿他。老夫不允。前月小女許配孫佩，米斌儀聞知，甚是心中不悅，屢尋我翁婿。況我年已六旬，小婿書儒，忍了多少氣。今日到此地，仇人窄相逢，足吃他的苦了。」孫佩道：「米家打手甚凶，岳母在此不便。」郝鸞聽了怒道：「開封府內怎容此人，若論別的，不敢請教，若說打字，小姪最喜。有小姪在此，老伯放心。」鳳公道：「雖然如此，賢姪能打得許多人？」郝生道：「非是小姪誇口，有名好漢見過若干，何況這些鼠賊。」鳳公和孫佩聽了此言，不好再說，只愁在心。三人又飲了幾杯且表米家打人湧進園內，圍了亭子，米斌儀叫家丁只咐店主人要借亭子一用，那店主人聽了，叫小二和那些飲酒人說，那些人聽了，誰敢管事，盡都散了。鳳公在亭上，見眾人一時四散，心內著急，又不好催客起身。那店小二忙忙收拾碗盞，恐怕打碎。走堂的收拾桌椅，小二捧了往後走，方轉彎不防有人解手，站立身來，將碗撞在地下，油湯潑了一身。那人道：「兇人樣的，你家死了人，這等忙？油湯潑我一身。」小二看吃了一驚，見此人身長九尺，白布袖頭，青布戰衣，足下著一雙皮靴。小二連忙陪小心說：「米府今日要搶鳳小姐，恐其相打，收拾傢伙，忙了些，得罪，碗打碎是小人晦氣。」說完拾起碎碗便走。那人擋住：「你把話說明再走，不要你賠衣服，不然打死你這狗頭。」小二道：「爺莫動氣，我說，這開封府姓鳳的，曾做太常寺，生下一女，□分貌美。有姓米的，他父親是朝中首相，前去求婚，鳳公不允，將小姐許了孫佩，米家心中不悅。今日那鳳公同孫相公，又有一紅面人在四賢亭飲酒，他夫人小姐在後亭遊玩。米公子叫許多打手，搶鳳小姐。我家店主，恐怕打碎傢伙，所以收拾。爺是外中人，不可在此，龍蛇混雜。」那人道：「天下有這等事，你去收拾傢伙。」你道那人是誰，乃京都順天府人，姓鮑名剛字子英，別號披頭太歲。祖父曾留萬貫家資，他盡結交天下英雄，無心在家，每日閒遊，慣打不平。

那日街上有個坐地虎，叫做王命父子。叔姪兄弟九人，專放利債，與人吵鬧。遇鮑性起，打死王家五人，逃到開封府，聞有爭春園，進園來遊玩飲酒。聽了小二之言，心中不忿，說：「清平世界，搶良家女子，我且看那紅面漢子，可保他翁婿否？」

走到四賢亭一看，見郝在用酒，如一隻猛虎。暗想此人可保二人了，我不必在此，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，轉彎只見門後有一條門門，拿了悄悄的躲在後亭，等米家人搶小姐之時好動手。

且言米公子生性奸狠，養一班亡命在家，以為羽黨，□個最狠的都有別號：猛似虎的項羽，扒山虎的樊噲，摸著天的王剪，金頭太歲章郎，銀背金剛廉頗，五花蛇的李牧，黑天王伍明甫，鐵頭和尚卞莊，笑面虎的白起，有勇無謀袁游。

還有八名好漢比做惡星：

大將軍金白禮，災害星的卞元，大兇神的方朋，歲殺星李元甫，官符星的周瑞，弔客星的毛進，歲冠星的詹常，白虎星鄒成子。

連夜一眾好漢領頭走，後跟三□多人，都到爭春園賭勝。

見米公子說道：「大爺呼喚小人們那處使用？」石敢當道：「列位並無別事，只因孫佩占了大爺的親事，那鳳竹先受得大爺財禮，有我同鮑兄為媒，後又許孫佩。今日夫人、小姐、鳳竹、孫佩俱在此園，列位把小姐搶回府，辱倒孫佩、鳳竹二人。事成之後，重重有賞。」那些人道：「鳳竹如此欺人，古人云：一女不吃兩家飯，先許大爺，又許孫佩，其理不合，待我們與大爺出氣。」一個個脫去衣服，繫束妥當。鮑成仁叫小二拿酒飯與眾人壯威，那石敢當道：「那幾位到浮山亭去搶小姐，那幾位到四賢亭打孫佩、鳳竹二人？」金白禮道：「我領數人，抬轎往浮山亭去。」此時園門已閉了，米公子領班人來打孫鳳。

二人看見如木雕成，孫佩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人已打來。」郝生見米家打來，想道：「我先誇過口的，如今已打來，料鳳孫二人必遭毒手，不免乘勢打他們一頓，保他二人，二者顯我武藝，向佩孫二人道：「老伯賢弟莫怕，有我在。」把頭巾按了一按，衣角紮在帶內，四下一望，並無幫手之物，挺胸站在亭前道：「有我在，誰敢上來？」石敢當道：「誰怕你紅臉漢子，米相爺公子在此，快快下來，免你死罪。」郝生道：「那個叫米斌儀？」米公聽叫他名字，使人向前說：「你這狗頭，竟敢叫我大爺名字。」郝生道：「你這個麻狗頭，敢在此縱橫。」米公子大怒，便轉衣袖上來。郝生道：「我不免先下手打他。」米公子才要打來，郝生兩條腿如風一般，用手打來，米公子閃不及，打在腮下滾將下來。鮑石二人上前扶起，說：「大爺站穩。」米斌儀連話也說不出，只是亂張口。石敢當看見，道：「快些，快些，大爺牙腮被狗才打下來了。」典韋上前用手捧住，半晌米公子道：「這賤狗頭好打呀，那個代我把狗頭抓下來，賞他銀兩。」有扒山虎樊噲手執兩根棍打上前來。郝鸞伸手捏住他七寸，方舉腿往肚子一踢，樊噲跌倒。郝生早取棍在手，項羽見樊噲跌倒，心中大怒，一齊上前，郝生打得一個個跌下，皮拋面腫。鮑成仁又叫人，再叫些打手來，將那黑狗頭打死。

且說□個兇神，去搶鳳小姐，恰恰遇著狠太歲，不知怎樣相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